

陈定兴 著

新鏡花緣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新镜花缘

陈定兴 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77号楼底商5号
(邮政编码: 100028)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32开本
字 数 200千字 9.5印张
版 次 1991年3月第1版
印 次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500册
书 号 ISBN 7-80074-344-6/I·175
定 价 3.80元

上午第三节课的铃声已经响过，校务处一下也变得冷清起来。靠着窗户排列的几张又旧又破的五抽斗桌就只剩下三两个老师埋头在改作业。

紧挨着门口坐着的古同老师一阵忙碌过后，从两升山峰似的学生作业簿中仰起头来，放下手中的红笔，在抽屉里摸了半天，摸出两截烟蒂，伸着几只干巴巴的手指，颤颤巍巍地撕去发黄的烟纸，截去过滤嘴，把剩下的黑乎乎的烟末，小心翼翼地倒在一片粗糙的烟纸上，十分熟练地又把它搓成一支喇叭烟，叼到嘴上点着，深深地吸进那团团白烟，有滋有味好不惬意。

古老师已五十出头的年纪，生活给他的脸上刻下了密似蛛网的痕纹，深度的近视镜辉映着他的丝丝银发，使他更显苍老，不过古老师的鼻子端正而凝重，薄薄的嘴唇线条分明而不乏帅气，他的整个脸庞仍然留存着那逝去的青春痕迹。

咳，咳，咳！

糟糕，烟把古老师呛着了，他的脸顿时变窄变小了，鼻子似乎也离开了原来的位置，他把烟掐熄，背靠椅子，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在他身后的同事头也不抬地轻轻向他发出呼吁：“拿钱买罪受，何苦呢！”

古同自嘲：“唉，少不学好，悔之晚矣！”

同事不语，校务处又恢复一片宁静。

古同端起水杯去屋的另一头倒了开水，回到自己的办公

桌前，轻轻地呷了几口后，擦擦眼镜，端起笔来又把脑袋埋进那两升山峰似的作业簿之中。有的老师善于找窍门，自己先改出一份标准作业，然后把这个繁重的“作业工程”交给班里那些科代表去如法炮制，代为效劳。古老师认为那样自己便无法了解每个学生的真实情况，对这类“作业工程”是断断乎不能“下放”的。因此他改作业便只能与学生做作业一样紧张了。

好在这种紧张，他已经习惯了，而更重的是紧张之余，他还得了报偿，自己觉得没有误人子弟，作为老师，有了这一点，别的也就无所谓了。

铃，铃，铃！

隔壁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

古老师本能地抬起左手来捂住耳朵。

“古老师，您的电话！”隔壁的门伸过来一张年轻女人的脸。

“我的？！”古同惶惑地指着自已的鼻子感到不可思议。在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自己的电话呢！他坐着不动，以为他的女同事在同他开玩笑。

“是你的！”女同事郑重的神情使古同无法怀疑人家说话的真实性。他战战兢兢地过去接了电话：“喂……我是……”他把耳机使劲地贴紧了耳朵，喜形于色地喊起来，“什么……好了，这下好了，行，我立马回去……”

不用多问，这是一个喜人的电话，同事们似乎也受古同的感染，一个个都放下笔来与他分享着欢乐：

“古老师，是不是令郎拿到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说古老师，您家有喜也得分一点给我们呀！”

古老师满脸春色，手舞足蹈地叫着：“四十年的风水轮流转，我儿子中啦，美国波士顿大学让他考中了。”

“呵，解放啦，古老师您解放啦！”

“解放?!”古同百感交集，伏在桌上伤悲地哭起来。

对于古同这种喜泪迸流的景况，老师们似乎见多了，每年当高考放榜时，无论考上大学的也罢，落榜的也罢，总有不少家长是喜泪悲泪一起流的，更何况是出国留学呢！大家谁也不觉得需要对古老师作什么安慰，只是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声不响地照常干着自己的活儿。一会儿，古老师一阵激动过去，敛起泪花，仰起头，收拾起桌上的学生作业，把一个装着米饭和咸萝卜干的饭盒塞进他那只用了十几年的又破又旧的黑色提包里，极不好意思的对同事说：“我……我儿子让我马上回去，上午我没课，那么，我就早退啦，有劳你帮我转告一下校长！”

“走吧走吧，孩子出去要办的事还多着呢！”同事们通情达理地催促他快走。

“那么，我就走啦！”古老师仿佛做了什么亏心事，对自己的早退总不那么理直气壮。

“哎呀，你就放心的走吧！”

“那么，我……”古老师仍有点愧疚地准备再来个那么，但同事们已把他推出门去。

二

市人民法院民事法庭的地方不大，只占法院大楼底层角落的一间约摸十七八平方米的小房，也许到这里打官司的人

多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所以屋里的摆设和气氛要比刑事法庭和缓得多了。

眼下坐在民事法庭庭长面前的是一对向法庭提出离异的年轻夫妻。

男的是市189中学教师古同，原告。

女的是市国棉18厂的挡车工人方秋菊，被告。

他们已生有一对崽女。女仔叫古丽，三岁；男仔叫古灵，五个月。

原告提出离异的理由是：女方有外遇。

被告对男方的指控供认不讳，只求男方看在孩子的份上，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要马上离婚。

庭长对被告的态度非常欣赏，接过她的话，立刻对男方调解道：“古同同志，你是老师，我们很理解你非常珍惜自己的名誉，由于方秋菊同志在男女关系上所犯的错误，你如果不提出离婚，社会上是会有一些人要笑话你的，可是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你如果离婚，受损害的却是你的两个孩子。父母的离异，对孩子心灵上的创伤那可是一辈子的啊！”

庭长的话声音不大，但对古同的心灵却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孩子是他的血脉，他的精神寄托。他眦视着襁褓中的小儿子，见妻正把一个奶头挤进他嗷嗷待哺的小嘴中，他的眼睛透出复杂的神情，慢慢地又垂了下去。

庭长作为一个老道的法官，对古同这类人心理的微妙变化是非常敏感的，他不失时机地继续给这对准备离异的夫妻降温：“方秋菊同志，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老古同志如果原谅你，与你破镜重圆，你不但要抚养好两个孩子，还要加倍的照顾好老古同志，绝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了，嗯！”

方秋菊唯一希望是古同不与她离婚，一个女人离了婚，对她意味着什么，这是不难想象的，更何况自己又是一个不贞的女人，丈夫要真的为此而与自己离婚，无异是给你贴上一块一辈子也无法洗掉的不干净女人的牌子。到时你即使再结婚，也无法摆脱永远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古同今天若能继续容下她，对她可谓是恩同再造啊！

“庭长同志，您放心吧，只要孩子他爸不嫌弃我，我一定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她嗫嚅着说，态度显得非常诚恳。

“很好，那你给我们写一份保证书吧，就把你刚才说的话写下来。”庭长从抽屉里拿出了纸与笔，当场要被告留下书面的保证。

方秋菊挪动身子要去接过纸笔，不想拽出孩子嘴里含着的乳头，小古灵哇哇的哭起来。她急忙收回身子，把乳头又塞回孩子的嘴里。这时一直抱着妈妈大腿的古丽大概也饿了，一双小手也死命抓着妈妈的胸部：“妈妈，我要我要！”

古同心碎地去抱起女儿：“你不能要，那不是你要的！”

法庭庭长通融地说：“那就这样吧，方秋菊同志，这个保证书你回去写吧，下个星期三送来！”

三

“你爸高兴吗？”王凤兰看到古灵放下电话机，托着一听刚打开的健力宝走到他身边，含情脉脉地递了过去。

“当然高兴，他一听到美国的大学要我，马上就回家！”古灵接过王凤兰的饮料，礼貌地道了一个“谢”字。

一抹阳光从宽阔的阳台上射进来，但由于隔着一层厚厚

的茶色玻璃窗，透进客厅里的光线变得紫幽幽的非常柔和。王凤兰穿着一身雪白的日本绸连衣裙，坐在一把刻花镶玉的红木椅子上，晶亮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古灵的脸，心里很是惬意。她很想过去抱住他，亲亲他那硕大明亮的脑门。啊，这是个聪明的脑袋，它不但可以为他带来成功，也能够为她带来幸福。波士顿大学研究生院发给他的攻读硕士学位的录取通知书证明了自己的眼力。

古灵放下易拉罐，发现她目不转睛地看自己，不好意思地说：“我的食相很丑陋是吗？”

“不，你是个斯文人，嘴啣吸管的姿势很帅很有风度！”

“好啦，我该走了，等以后有空我再来给你表演嘴啣吸管的帅气！”

凤兰还想这么静静地看着他：“吃完饭再走吧，刚才阳春有人给我爸送水鱼，中午我让你吃水鱼汤！”

爸爸在栅栏后头传出话来：“兰子，你快让阿灵回家去，找经济担保的事可一点也耽误不得，不然申请护照办签证便没时间啦！”

古灵最担心的就是经济担保问题，按美国政府的有关规定，外国人到美国自费留学，必须由有固定收入与占有相当财产的纳税人提供年二万美元资助的具有法律效用的经济担保书。

王联喜手里托着一只铜水烟袋，一步三摇地来到了大客厅里，把自己那略嫌臃肿的身躯塞到一把红木椅子上，吹着了手里的纸媒，边点着烟边说：“阿灵，你快回家吧，好好给你爸爸陈明利害，经济担保人的事，我看不成问题，你二叔现在新加坡开的古胜轮船公司还有你爸的一半股份呢，这是

你爷爷的遗产，谁也拿不去的！”

古灵冷漠地说：“爷爷的遗产与我们有什么关系？1951年土改，我爸爸就与爷爷划清界线脱离了父子关系，上次我二叔回来，我爸爸还不见他呢！”

王联喜吐着白白烟圈，手抚着头上新已经斑斑驳驳的灰发，轻松地说：“此一时，彼一时，改革开放已经过去十年了，谁还再去计较过去的历史旧帐啊！”

不记旧帐可以，现在许多华侨回来投资办厂，捐资办学正是以这样的胸怀来对待过去那段令人心寒的历史，可是这是白白向人家要钱啊。二叔也许可以慷慨解囊，可是父亲呢，一个坚持自己的道德观念几十年的心志极高的老知识分子，能把自己过去做的一切一笔勾销，重新讨回他那一份资产阶级财产吗？！

他自认是理解父亲的，但是要改变父亲的观念谈何容易，他叹息道：“旧帐可以不算，可我爸的处世哲学和淡泊清高是不会改变的！”

王联喜轻蔑地说：“你爸也真是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难道还要为过去守节不成！”

古灵无言以对，他能说些什么呢？现在他需要的是那二万美元的经济担保，而父亲本来就有权去获取它，他想不透父亲为什么不能去要它，清心寡欲又能给人带来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它带给我们最现实的便是清苦和那已经到手的波士顿大学留学学位的重新丧失。四十年过去了，爸爸所坚持的哲学，最后又带给你什么呢？他痛苦地垂着眼睛，心里在琢磨回家该如何与父亲进行一番艰难的谈话。

凤兰见他不着声，愤然地说：“一个傻包父亲养了一个傻

包儿子，真气死了闲人！”

四

古同从学校出来，路过龟岗肉菜市场，看到挡口上挂着一只只黄澄澄刚出炉的烧鹅，他收住脚步，透过一圈圈螺旋似的近视镜片，看看挡口的价目表，摸了摸自己的上衣口袋，咬咬牙靠上去。

“来来一只鸭！”他挑了价钱最低的鸭子。

“好哩！”档主爽朗地应着，很麻利的把铁钩上的一只在滴着油的鸭子丢到称盘上。

“多少钱？”古同从口袋里掏出不多的票子。

“15块3角！”

“啊，太多啦！”

“不多的，这是正宗的三水鸭，肥而不腻，又爽又滑，一个人都可以吃下一只！”

“你说的完全正确，那么你还是给我斩半只吧，我只能……你知道……”

五

方秋菊给古灵喂了奶，这孩子便乖乖地睡了。这下可好，方秋菊可以倒出手来，在家里干点家务。早在去年春上，她就想把孩子他爸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那幅油画洗一洗。这玩艺儿就只画了一棵白菜两条葱和几只辣椒真没什么好看的，不知为什么孩子他爸却把它看得那么金贵，高高地

挂在墙上，以致落下了不少灰尘。她想把它洗净了，讨他个笑脸。家里的暴风雨过去了，方秋菊倒是一心一意想把家里的一切都搞得好一点，让孩子他爸呆在家里心情能舒畅一点。

她用一盆清水，把那幅画从镜框到画面，角角落落，仔仔细细地擦了一遍又一遍。

嘿，这白菜帮到底又变得光鲜了！她把画又方方正正地挂回墙上，退了几步，边擦手边欣赏着自己的劳作，心里感到很惬意。

下午，孩子他爸下班回来，一进门便发现了她的杰作：“谁把我的画擦啦？”

“我！”方秋菊不无自豪地答着。

“你拿什么东西擦？”

“我用清水和白毛巾擦的。”

“你……你真是个稀泥糊不上墙的东西，这油画是拿水洗的木板吗！”孩子他爸的脸色大变，鼻子和嘴巴全都挪了位置，搬着凳子上去一把把画摘了下来。

方秋菊吓得脸也变窄了，站在一旁嗫嚅着：“我那里搞错啦，这画不还好好的吗！？”

“你呀就是不知道错！”古同把近视镜抵近画面，一点点地瞄着摸着，心痛地说，“完啦，这下你等着它发霉掉色吧。清扫油画要用上光油或双氧水。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你没告诉我呀！”

“可我也没告诉你替我洗这幅画呀！”古同说话的嗓音越来越高，他对妻这种无知的行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瞪着眼，浑身上下气得直抖索，“你这个人自甘痴呆也就罢了，可你也别妨碍别人损了别人呀！”

方秋菊双眼溢满泪水，心里闷得难受，感到很委屈：也顾不了几天前在法院对他所下的保证，大声地辩白：“我没妨碍你，我没损你，我不想离婚是你同意的呀，怎么今天后悔啦，你完全不必后悔……我不勉强你，你可再……”

“你少给我东扯葫芦西扯瓢！”

呜哇，呜哇！

小古灵被他们吵醒了，扯起小嗓门大声地哭了起来。

六

“阿菊，咱们家有大蒜吗？”古同提着一塑料袋烧鸭踏进家门，难得地喊着妻的名字。

方秋菊惊讶地仰起脸来：“是你在叫我吗？”

“不是我叫你谁叫你！”古同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呸，把这个弄点大蒜再炒它一炒！”他把手里的塑料袋给了秋菊，又去床边脱衣服，这一路他太兴奋了，身上有点冒汗。

“这是什么？”秋菊掂量着古同递给她的塑料袋子，感到又是一个意外，孩子他爸从来是不买菜的，家里吃的用的全由她一人张罗。今天他怎么啦？好象发了神经。

“烧鸭。”

“你怎么去买烧鸭呢？”

“吃。”

“这要多少钱啊？”

“15块3毛。”

“这是干什么哟，花那么多钱去吃这几块烧鸭！”，

“树挪死，人挪活，多少年我就在等这一天。我花十几块钱是买个高兴啊，你懂吗？”古同感情地说，又去翻箱倒柜找好吃的东西。

“这些年你等到什么啦？”秋菊战战兢兢想进一步证实自己的预感。小古灵真要出洋留学，我该怎么办呢？和丈夫关系不好，自己将来想指望着儿子孝顺呢。

“啊，阿灵没告诉你，他考中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啦，他马上就要出国啦，出国啦，你不高兴吗？”

“高兴！”方秋菊只觉得鼻子发酸，两颗老泪潸然地滚落下来，默不作声地拿着那袋子烧鸭下厨房去。这是儿子多年的愿望，她不敢公开表示反对。

古同看到她那骤热骤冷的神情，不屑地摇摇头，搬了一把椅子在阳台上坐了下来，眼望着远处那灰濛濛的楼群与树木，心里又萌起一种莫名的忧虑，感到小古灵的事情似乎来得太容易了！他感到自己每办一件事都是那么难。时代不同啦，人也许变得更善良更具有同情心与人性了，原来被弄得复杂的事情也许又能恢复它本来就简单的真面目。

“我回来啦！”一个金铃般的声音打断他的遐想。没等他车转过身子，一个婷婷玉立的姑娘已经来到他身边：“爸，波士顿大学来要阿灵吗？”

“嗯！”古同点点头。

“OK，”姑娘高兴地跳着，“这下阿灵可解放啦！”

没等古同回答，门口又响起一声“我回来啦！”古丽丢下爸爸，跑了过去：“阿灵，把你的录取通知书给我看。”

“你急什么？这玩艺儿得让咱们的家长先过目。”古灵拨开姐姐的手。

“瞧你这副德性！”

“不是德性是家性！”古灵一本正经地说，掏出一个足足有一尺长的大信封，恭恭敬敬地递到父亲的面前，“爸，你看吧，美国校方提的这些要求，有的我还不知怎么办呢？”

古丽作为一个比弟弟毕业早的大学生，对出国留学这类事情的细微末节都很敏感，弟弟的“不知怎么办”，她立刻便知道它的所指：“学校给奖学金吗？”

古灵不作正面回答：“你看我这副尊容象拿到奖学金的样子吗？”

“阿丽，你挺尸还没挺够哪！快来帮我捡菜！”厨房传来方秋菊的声音。

古灵听到母亲的骂声，微微地挑起双眉，很不高兴地问姐姐：“阿丽，你是不是和妈妈吵架啦？”

“嘿，你妈就那个样，肉眼俗胎，说不了什么好听的。”古同替阿丽挡了回去，把话又拉开来，“小灵，这么说，美方不给奖学金，我们就必须找人提供经济担保罗！”

“是啊，我是肉眼俗胎，说不出什么中听的话，可你们是金枝玉叶，你们能不吃饭吗？”方秋菊一边拆着腰间的围裙一边嚷着来到大家面前。

很显然古同这时候要是应了一句，这场战争便一定无法避免了，但他不愿意在孩子面前与妻子冲突，也不想把喜事搅了，目下他需要的是大家高高兴兴地坐下来，为他们古家将产生一个留学生而弹冠相庆。他强压下自己心头的火，拣起妻丢下的围裙，决心去接替她的角色。烧饭做菜，不过是雕虫小技，能难倒谁呢！

古丽看不过眼，跑了过来：“爸，我来吧，你和弟弟去

研究留学的事吧！”

方秋菊坐到儿子身边，亲昵地瞥了一眼，叹道：“阿灵，你大学不刚刚才毕业，工作得好好的，干吗又要离乡背井到大老远的地方再念书呢？告诉妈，你是不是与你们的领导闹矛盾，工作不下去？可那也不必躲到美国去呀！”

母亲的话真让古灵哭笑不得。“妈，你让我说你什么呢？说你肉眼俗胎吧，做儿子的不该这么说。可不说吧，你什么也不懂，连骂人也没骂出文化来，你说我去留学是想躲到美国去吗？”

方秋菊好不伤心，在古家受苦受累三十年，可总感到有一股无形的精神压力使她惶惶不可终日。年轻的时候，丈夫说的许多话，自己无法听懂，丈夫做的许多事，自己帮不上忙，想疼他也无从疼起；如今孩子长大了，自己与他们也同样说不上话，如今他们也每每说出这些刺心的话。作孽啊！我这是前世犯了什么恶啊！女儿靠不住，小儿子古泉靠不住，下半辈子她就只能靠他这个长子了，自己千万千万可别与他闹翻了。她红着眼，呜咽着说：“阿灵，你去哪里妈都不拦你，只是妈舍不得你走，妈是粗人说不了中听的话，你不要怪！”

一阵摩托马达响，小儿子古泉一手托着红色摩托头盔，一手提着印着万宝路标志的大塑料提袋，风尘扑扑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古灵高兴地问道：“阿泉，你怎么有空回来？”

“我回来给你祝贺呀！”古泉把袋子提到母亲眼前，“妈，今晚我请大家喝人头马吃基围虾！”他把袋里的基围虾、人头马酒、螃蟹和整整一只烧鹅通通搬了出来，“我爸呢？”

“在这里呢！”古同在厨房答应着。

古泉感到好不新鲜：“喝，阿灵还是你面子大，不花钱也能让爸为你下伙房！”

“去，洗把脸去！”古灵推弟弟一把。

古丽看到满桌子好吃的，吐着舌头叫：“乖乖，这么多东西，我半年工资也下不来！”

古泉吐着烟雾，不无自豪地说：“湿湿碎^①啦，谁叫你去念那个背时的大学，要不这个时候，你还不是一样用人民币当手纸用！”

古丽不和古泉争论她念大学是不是背时，这个问题现在她说不清楚，在他们这个家，除了妈妈，古泉的文化是最低的，号称初中毕业，可至今连“未”与“末”还分不清呢，然而他在家里却是钱赚得最多，日子过得最舒坦的一个。这到底是运气乎才气乎？

“阿泉，行啦，家姐认啦，你是个大财主！”古丽郑重地说，“那么你就给家里一点赞助吧，为阿灵提供两万美元的经济担保金怎么样？”

古泉丢掉长长的烟蒂，又重新点上一支烟，脸上挂起了疑惑的神情：“怎么，阿灵不是去读免费大学？”

“校方没给奖学金。”古灵遗憾地说。

古泉双手撑着扶手，噌地一下在椅上蹲了起来，挤挤眼，象一个经常出入三鸟佣行的精明生意人：“自己掏钱的大学你还去念它干什么？你没听人说，眼目下是小知识赚大钱，大知识赚小钱，高知识不赚钱。去美国留学嘛，他们要是给钱，免费出国去溜一溜还算赚得过，自己拿两万美元，按黑

① 广州话：小意思。

市价算就是16万人民币，家姐你现在一年也不过一千四百元收入，两万美元可够你干……”说着，他从小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只小计算器，手指点了几下，立刻又报出了结果，“114年又3个月还多呢，这么大的一笔钱，阿灵将来回来只怕连本都捞不回来！”

“够啦，一个十足的趋小利的商贾之徒，为人处世，除了钱还该计算什么，你怎就不好好想一想呢？”古同烦躁地嚷起来。三个孩子，他最看不起最伤心的就是古泉，他的遗传基因对这个孩子仿佛一点效应也没有，哥哥与姐姐同他一样，都是淡泊人世，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人，唯独这小儿子却见书却步，另走那学子不屑一顾的货殖之道。

古泉打从他懂事起也很瞧不起他父亲，一个穷教书先生要钱没钱，要权没权，被人家压在生活的最低层，可他的自我感觉却非常良好，时时还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甚至连自己有钱的父亲也不放在心上，怕人家的资产阶级臭气沾污他那清白的无产阶级灵魂。可怜他念了那么多书，却不懂得菩萨的金身是金箔贴的，吃的口粮是要钱买的，光读书可饱不了肚子。

他并不在乎父亲这番难听的话，“好吧，我是趋小利之徒，那么为了让我哥能当上一个有学问的大君子，你来给他担保好啦！”

这句话却一下把父亲窘住了。他瞥见古泉那副玩世不恭的神情，又觉得不能不说话。他必须让他知道，他爸爸虽穷，但穷而要守志。

“生为人子，你明知父亲家境不济，还这样说话，你不觉得可鄙吗！”古同冷笑着，一副严厉的目光直盯在古泉的脸